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品达注疏集

娄林 ● 主编



[美] 汉密尔顿 John T. Hamilton ● 著

幽暗的诱惑

——品达、晦涩与古典传统

Soliciting Darkness

Pindar, Obscurit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娄林 ● 译

华夏出版社

1545.072
12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

1545.072
12

品达与晦涩

娄林 ● 主编



幽暗的诱惑

——品达、晦涩与古典传统

Soliciting Darkness

Pindar, Obscurit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美] 汉密尔顿 John T. Hamilton | 著

娄林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暗的诱惑:品达、晦涩与古典传统/(美)汉米尔顿著;娄林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4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书名原文:*Soliciting Darkness: Pindar, Obscurit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SBN 978-7-5080-5703-3

I. ①幽… II. ①汉… ②娄… III. ①品达(公元前518~公元前438)-诗歌-文学研究 IV. ①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2352号

SOLICITING DARKNESS by John T. Hamilton

Copyright ©2003 by John T. Hamilt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0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5155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0年4月北京第1版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开

印 张:12.5

字 数:320千字

定 价:3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品达注疏集”出版说明

品达(Pindar,约公元前518年—前438年)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昆体良便称他为“抒情诗人之首”,而在柏拉图的诗与哲学之争中,品达总比其他诗人(甚至荷马)更受敬重。按照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分类,品达共有17卷诗歌行世,但是可惜的是,只有四卷凯歌(epinicia)流传至今,其他13卷诗歌只能据古人零星的提及(柏拉图、希罗多德、普鲁塔克等)而辑录。品达的凯歌是为竞技会上获胜的贵族书写的颂歌,正是在竞技会上,“受教育的年轻人在相互竞赛中成长”(尼采),所以,这些凯歌既卓越体现了希腊贵族教化的伟大伦理——“你应总当第一,拔萃同侪”,同时也成为希腊青年的教化(Bildung)之资。

品达的四卷凯歌对西方文学和思想传统影响深远。自贺拉斯开始,模仿凯歌的颂诗(ode)就成为西方诗歌的一个重要类型,换言之,成为西方文学精神的一个类型:格雷、龙萨、歌德、荷尔德林……自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对品达的翻译和模仿则更成为思想史上的关注点之一:宗教改革家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于1526年出版了品达凯歌的拉丁文译本;在那场著名的古今之争中,品达是核心论题之一;哈曼、赫尔德、洪堡诸位思想家或借助品达思考,或因自己的思想而重新翻译品达;而若要研究启蒙思想,荷尔德林对品达的翻译和模仿更是无法绕开。

所以,我们组织编译“品达注疏集”。注疏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2 幽暗的诱惑

一是品达诗歌全集。以校勘最为精良的 B. Snell 和 H. Maehler 的《品达诗歌和辑语》(*Pindari Carmina cum Fragmentis*, Leipzig, 1975) 为希腊文底本, 并广泛采集西方学者的注疏成果, 译注品达凯歌和辑语, 力求兼具学术和诗歌语言的水准, 有裨益于汉语语言。

二是品达诗歌绎读。选译西方学者的绎读成果, 逐首解读品达现存凯歌和辑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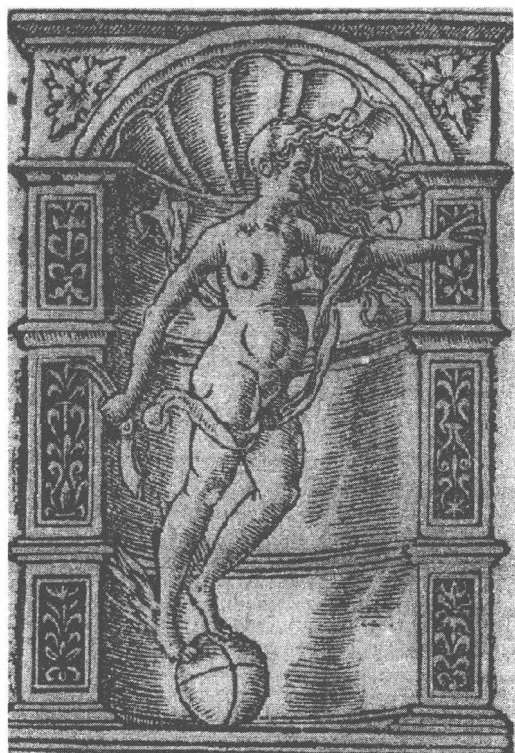
三是品达研究。此类文集或专著精选西方学者的品达研究成果, 主要以翻译为主, 亦希望假以时日, 有国内学者的优秀著作列于其中。

“品达注疏集”是国内首次大规模编辑出版的品达的诗歌和研究, 虽然编者均有不少翻译经验, 但由于品达诗歌的高古之风和思想语言的艰深, 不逮之处或有难免, 但是, 编者若可为汉语语言和思想积累锱铢之功, 则善莫大焉。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中心

西方典籍编译部丙组

2009 年 11 月



《品达:奥林匹亚凯歌、皮托凯歌、涅媚凯歌和伊斯特米凯歌》
(*Pindar: Olympia, Pythia, Nemea, Isthmia*) 扉页。洛尼克卢斯
(Joannes Lonicerus) 编, Basel, 1528 年。

Ἄριστον ὕδωρ.

献给小树

——译者

献给

多娜(Donna)

即便纵我一生,我又怎样才能表达感激?

致 谢

首先,我至为诚挚地感谢希斯布思(Richard Sisbuth),正是他的建议、鼓励和不倦的启发,才使这项研究一直保持活力。我还感谢纽约大学诸位,在本书还是论文之际,他们不吝阅读并指正那堆杂乱的草稿: Daniel Javitch, Mikhail Iampolski, Michèle Lowrie, Avital Ronell, Timothy Reiss, Friedrich Ulfers, Eva Geulen, Joel Lidov,并向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献以至深的缅怀。

同时,感谢莫斯特(Glenn Most),他对品达和品达接受学的研究,使我受教甚多。在德国研究协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的赞助下,他于1998-1999年间慷慨地邀我赴海德堡大学,并向他们引介我的研究。

对加州-圣克鲁斯大学和哈佛大学诸位同仁,我至为感激,因为过去和如今一贯的帮助。尤其感谢 Karen Bassi, Mary-Kay Gamel, Deanna Shemek。特别感谢 Harry Berger,由于他的帮助,我的研究计划才终有所成;我同样感谢 Jan Ziolkowski 和 Richard Thomas,在哈佛大学的古典传统研讨班上,他们汇聚了那么多杰出的师生。我还要感谢 Barbara Akiba, Svetlana Boym, Peter Burgard, Joaquim Coelho, Tom Conley, Verena Conley, Jim Engell, Kathy George, Luis Girón - Negrón, Peter Gizzi, Albert Henrichs, Thomas Hubbard, Barbara Johnson, Despina Kakoudaki, James Kugel, Leslie Kurke, Sandra Nadaff,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Eric Rentschler, Stephanie Russell, Judith Ryan, Thomas Schestag, Marc Shell, Tatiana Smoliarova, Susan Suleiman,

2 幽暗的诱惑

Bill Todd, Theodore Ziolkowski, Martin Vöhler, Ruth Wisse, 尤其是纳吉 (Gregory Nagy)。

谢谢我的父母, 罗斯·玛莉 (Rose Marie) 和约翰 (John), 因其慷慨和爱。

最后, 感谢我的妻子多娜, 我的儿子贾斯玻 (Jasper) 和亨利 (Henry), 你们令我幸福, 使我有爱, 此非言语可以表达。

中译本说明

1687年1月27日,不识希腊文的佩罗(Charles Perrault)在法兰西学院向法王路易十四朗诵《路易十四的时代》(*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断言今人并不比希腊罗马的作家逊色。17至18世纪那场著名的古今之争(*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s*)由此发端,而其核心的问题直指诗歌(poiesis)。^①表面看来,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就诗歌和文学而言,古人是否能够成为今人的楷模,也就是说,古人崇高的风格是否再有必要,但其实质是:人是否仍有必要崇高地生活。

按照今派人物佩罗(Charles Perrault)的说法便是:“我看着古人,却无需屈膝;他们的确伟大,但与你我一样同是凡人。”这里张举“伟大”和“平凡”之间的对立,而且,诗人自觉地选取平凡的生活。现代人便如是絮絮叨叨地生活,并且絮絮叨叨地说尼采早已明言上帝死了;可是,在更早的17世纪,今派就说过:“古代的男女诸神,使舞台上出现一切伟大而不寻常的事迹,可是,这些事迹对于我们完全只是一种虚构的故事而已,对我们来说,神是不存在了。”^②神圣的高贵生活只是虚构,这种生活已经不再存在,对人来说,对平凡的

① 参罗森,《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宗成河译,见刘小枫编,《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7月,页359以下。

② 圣·艾弗蒙(Saint-Evremond),《论古代和现代悲剧》,薛诗绮译,载《西方文论选》上卷,伍蠡甫主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页267-278。

2 幽暗的诱惑

人来说,“让我们抛弃这种屈膝的尊敬/这可是许多世纪之前的古董”(La Motte,《竞争》[“L'Émulation”],1715)。

在此之前,古派的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翻译了朗吉努斯(Longinus)的《论崇高》(*On the Sublime*,1674),并写下为法国古典主义立法的《诗的艺术》(*L'Art poétique*,1674)。他当然不会同意佩罗的看法,而只会觉得,这样的诗歌品质太过低劣:这是“用木炭题着诗歌,涂满了酒楼墙壁”(《诗的艺术》,卷一,行22),^①这种诗歌败坏了诗的品位。他极力颂扬的,是品达那种风格崇高的诗歌,《诗的艺术》开篇便以帕纳斯山(Parnasse)的高峰作为比喻。在描写因品达而具有伟大品格的颂歌(L'Ode)^②时,他写道:

颂歌就比较辉煌,气魄也相当伟大,
它尽量飞扬凌厉,英雄气直薄云天,
并且还在诗句里时常与天神相见。(卷三,行58-60)

圣·艾弗蒙(Saint-Evremond)所谓“神不存在”,便是直接针对古典风格中的神话题材和对神的描写。佩罗更是直刺品达,在早年的第一篇对话《古今之比》(*Parallè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中,他借一位莫里内夫人(Madame Morinet)之口,嘲弄了第一首奥林匹克凯歌著名的开篇:“这些只是谬语(galimatias)……我对此完全不能理解。”所谓高贵的凯歌,不过是一种胡言乱语而已。相反,今人派要理解的,是人类理智能够理解的“平凡生活”。布瓦洛对此反应非常激烈,以异常尖刻的语言讽刺说:

① 布瓦洛,《诗的艺术》,任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页5。下文所引该诗均来自自这一译本,只注明卷数和行数,具体页码不再一一标示。

② L'ode 作为后世西方诗人的一种体裁,译为“颂歌”并无不妥之处。但品达这些诗歌均为竞技比赛的胜利者而作,因此译作“凯歌”,以便与颂歌(ode)有所区别。

由于这位诗人(品达)的美极其受制于他的语言,兼之这些对话的作者(即佩罗)多半于希腊文难识片丁,所以,他只能借助某种粗陋的拉丁译文赏识品达,他目下的诗中谬语(galimatias),不过是他知识衰弱(la faiblesse de ses lumières),难以理解罢了。(转引自原书,页153)

究竟谁不能理解品达呢?

按照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说法,人的灵魂多种多样,它们自然会因此而选取不同的生活(《斐德若》248-252;《王制》卷十,617d以下),所以,人的灵魂有差异,相互间难以理解也属常情,而很多人选择平凡的生活,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指摘之处,但问题在于,诗人也应该歌颂这平凡的生活吗?

我们受着现代文学的滋养,当然会以为,诗人自然应该书写平凡的生活和欲望。我们早就习惯了琐碎的生存和琐碎的诗歌(文学),比如普鲁斯特味觉一般的似水流年,乔伊斯的流水一般的絮语。我们熟悉的,是卡瓦菲斯(Constantine P. Cavafy)这样的“肉身”诗歌,深陷此世的沉沦,并以沉沦为美。在卡瓦菲斯的笔端,肉身化的欲望是存在最核心的意义,或者最切实的存在。“欲望”和“身体”在诗中随处可见,他明言,“我给艺术带来欲望和感情”(《我给艺术带来》),“那些时辰发现并支撑了我欲望的肉体之乐,我生活的欢乐和本质便是回忆起那些时辰”(《肉体欢乐》)。^①他对爱人的呢喃低语中,充满了对肉体欲望的回忆和颂扬(《1903年,12月》)。可是,在佩罗嘲弄的第一首奥林匹亚凯歌里,品达颂扬那些最美的事物:水、火、太阳和奥林匹亚竞技会,更重要的是,他并不停驻于某一具体之美,换言之,对品达而言,在所有这些美的事物背后,有一种“美之所是”。所以,在凯歌的结尾,品达写道:“愿你一生中都继

^① 引卡瓦菲斯诗歌,出自《卡瓦菲斯诗歌精选》,喻杨、董继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续在高处行走。”(行 115)卡瓦菲斯唤起的是沉迷的激情,而品达则力图唤起向上并且是持续向上的激情,按第俄提玛的说法,是要“最终认识美之所是”(柏拉图,《会饮》211d),按品达的说法,就是“从诸神那儿寻找/与人类的心灵相衬的事物”(皮托凯歌 3 行 59 - 60)。——原来,问题不在于平凡生活,而是诗人的品质早已发生了变化,诗人本身已有古今的区别。

既然古今之争中已经呈现了古今的品质差异,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论,真正意义上的古今差异,在这场争论之前一定已经呈现。布瓦洛没有指出的是,佩罗的书名其实直接模仿了普鲁塔克著名的《希腊罗马名人列传》,看起来,今派并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对古代的东西简单排斥。文学史今天所以提到佩罗,多半是因为他那些仿照伊索写就的寓言故事——他很会学习古人的某些写作方式。那么,他所以排斥品达的写作风格,或许就不是因为品达是古人的缘故,其中关键在于莫里内夫人那句话:“我不能理解”,这就是说,品达的诗歌不合人的理性。圣·艾弗蒙也正是依凭人自己的理性,才敢于断言,神不存在,神和神的故事只是虚构——它们恰是今人需要抛弃的虚幻。

可是,在古派身上,我们却也发现同样的核心词语:理性。他们在为自己证明的时候,同样诉诸于理性的考察。布瓦洛虽然极力抨击今派,但在这一点上,却与今派没有任何歧义:“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诗的艺术》,卷一,行 37 - 38),他坚持认为,一首好的诗歌,必须经过理性的严格考究和细致雕琢。虽然古派依旧坚持崇高的风格和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古典区分(《诗的艺术》,卷一,行 39 以下),但是,我们细读一番,就会发现,由于强调理性的根本作用,古典的地位事实上已经不再可靠。荷马和维吉尔笔下的传统诸神,在布瓦洛看来,只是一种“传统的装饰”(卷三,行 194;参行 189),而不再是一种活生生的教化 and 礼法秩序。这种装饰所以能够为法国的古典主义者所用,只是为了让诗歌成为好诗,如此一来,诗歌已经沦为一种纯粹的技艺,就